紅樓夢/第09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九十四回　宴海棠賈母賞花妖　失寶玉通靈知奇禍

話說賴大帶了賈芹出來，一宿無話，靜候賈政回來。單是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，都喜歡的了不得，欲要到各處逛逛，明日預備進宮。不料賴大便吩咐了看院的婆子并小廝看守，惟給了些飲食，卻是一步不准走開。那些女孩子摸不著頭腦，只得坐著等到天亮。園里各處的丫頭雖都知道拉進女尼們來預備宮里使喚，卻也不能深知原委。

到了明日早起，賈政正要下班，因堂上發下兩省城工估銷冊子立刻要查核，一時不能回家，便叫人告訴賈璉說：“賴大回來，你務必查問明白。該如何辦就如何辦了，不必等我。”賈璉奉命，先替芹兒喜歡，又想道：若是辦得一點影兒都沒有，又恐賈政生疑，”不如回明二太太討個主意辦去，便是不合老爺的心，我也不至甚擔干系。”主意定了，進內去見王夫人，陳說：“昨日老爺見了揭帖生氣，把芹兒和女尼女道等都叫進府來查辦。今日老爺沒空問這种不成体統的事，叫我來回太太，該怎麼便怎麼樣。我所以來請示太太，這件事如何辦理？”王夫人聽了，詫异道：“這是怎麼說！若是芹兒這麼樣起來，這還成咱們家的人了么！但只這個貼帖兒的也可惡，這些話可是混嚼說得的么。你到底問了芹兒有這件事沒有呢？”賈璉道：“剛才也問過了。太太想，別說他干了沒有，就是干了，一個人干了混帳事也肯應承么？但只我想芹兒也不敢行此事，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娘娘一時要叫的，倘或鬧出事來，怎麼樣呢？依侄兒的主見，要問也不難，若問出來，太太怎麼個辦法呢？”王夫人道：“如今那些女孩子在那里？”賈璉道：“都在園里鎖著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姑娘們知道不知道？”賈璉道：“大約姑娘們也都知道是預備宮里頭的話，外頭并沒提起別的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很是。這些東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。頭里我原要打發他們去來著，都是你們說留著好，如今不是弄出事來了么。你竟叫賴大那些人帶去，細細的問他的本家有人沒有，將文書查出，花上幾十兩銀子，雇只船，派個妥當人送到本地，一概連文書發還了，也落得無事。若是為著一兩個不好，個個都押著他們還俗，那又太造孽了。若在這里發給官媒，雖然我們不要身价，他們弄去

賣錢，那里顧人的死活呢。芹兒呢，你便狠狠的說他一頓。除了祭祀喜慶，無事叫他不用到這里來，看仔細碰在老爺氣頭兒上，那可就吃不了兜著走了。并說與帳房兒里，把這一項錢糧檔子銷了。還打發個人到水月庵，說老爺的諭：除了上墳燒紙，若有本家爺們到他那里去，不許接待。若再有一點不好風聲，連老姑子一并攆出去。”

賈璉一一答應了，出去將王夫人的話告訴賴大，說：“是太太主意，叫你這麼辦去。辦完了，告訴我去回太太。你快辦去罷。回來老爺來，你也按著太太的話回去。”賴大聽說，便道：“我們太太真正是個佛心。這班東西著人送回去。既是太太好心，不得不挑個好人。芹哥兒竟交給二爺開發了罷。那個貼帖兒的，奴才想法兒查出來，重重的收拾他才好。”賈璉點頭說：“是了。”即刻將賈芹發落。賴大也赶著把女尼等領出，按著主意辦去了。晚上賈政回家，賈璉賴大回明賈政。賈政本是省事的人，聽了也便撂開手了。獨有那些無賴之徒，聽得賈府發出二十四個女孩子出來，那個不想。究竟那些人能夠回家不能，未知著落，亦難虛擬。

且說紫鵑因黛玉漸好，園中無事，聽見女尼等預備宮內使喚，不知何事，便到賈母那邊打聽打聽，恰遇著鴛鴦下來，閒著坐下說閒話兒，提起女尼的事。鴛鴦詫异道：“我并沒有聽見，回來問問二奶奶就知道了。”正說著，只見傅試家兩個女人過來請賈母的安，鴛鴦要陪了上去。那兩個女人因賈母正睡晌覺，就與鴛鴦說了一聲兒回去了。紫鵑問：“這是誰家差來的？”鴛鴦道：“好討人嫌。家里有了一個女孩兒生得好些，便獻寶的似的，常常在老太太面前夸他家姑娘長得怎麼好，心地怎麼好，禮貌上又能，說話兒又簡絕，做活計兒手兒又巧，會寫會算，尊長上頭最孝敬的，就是待下人也是极和平的。來了就編這麼一大套，常常說給老太太聽。我聽著很煩。這幾個老婆子真討人嫌。我們老太太偏愛聽那些個話。老太太也罷了，還有寶玉，素常見了老婆子便很厭煩的，偏見了他們家的老婆子便不厭煩。你說奇不奇！前兒還來說，他們姑娘現有多少人家兒來求親，他們老爺總不肯應，心里只要和咱們這种人家作親才肯。一回夸獎，一回奉承，把老太太的心都說活了。”紫鵑聽了一呆，便假意道：“若老太太喜歡，為什麼不就給寶玉定了呢？”鴛鴦正要說出原故，聽見上頭說：“老太太醒了。”鴛鴦赶著上去。

紫鵑只得起身出來，回到園里。一頭走，一頭想道：“天下莫非只有一個寶玉，你也想他，我也想他。我們家的那一位越發痴心起來了，看他的那個神情兒，是一定在寶玉身上的了。三番五次的病，可不是為著這個是什麼！這家里金的銀的還鬧不清，若添了一個什麼傅姑娘，更了不得了。我看寶玉的心也在我們那一位的身上，聽著鴛鴦的說話竟是見一個愛一個的。這不是我們姑娘白操了心了嗎？”紫鵑本是想著黛玉，往下一想，

連自己也不得主意了，不免掉下淚來。要想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，又恐怕他煩惱，若是看著他這樣，又可怜見兒的。左思右想，一時煩躁起來，自己啐自己道：“你替人耽什麼憂！就是林姑娘真配了寶玉，他的那性情兒也是難伏侍的。寶玉性情雖好，又是貪多嚼不爛的。我倒勸人不必瞎操心，我自己才是瞎操心呢。從今以後，我盡我的心伏侍姑娘，其餘的事全不管！”這麼一想，心里倒覺清淨。回到瀟湘館來，見黛玉獨自一人坐在炕上，理從前做過的詩文詞稿。抬頭見紫鵑來，便問：“你到那里去了？”紫鵑道：“我今兒瞧了瞧姐妹們去。”黛玉道：“敢是找襲人姐姐去么？”紫鵑道：“我找他做什麼。”黛玉一想這話，怎麼順嘴說了出來，反覺不好意思，便啐道：“你找誰與我什麼相干！倒茶去罷。”

紫鵑也心里暗笑，出來倒茶。只聽見園里的一疊聲亂嚷，不知何故，一面倒茶，一面叫人去打聽。回來說道：“怡紅院里的海棠本來萎了幾棵，也沒人去澆灌他。昨日寶玉走去，瞧見枝頭上好象有了骨朵兒似的。人都不信，沒有理他。忽然今日開得很好的海棠花，眾人詫异，都爭著去看。連老太太，太太都哄動了來瞧花兒呢，所以大奶奶叫人收拾園里敗葉枯枝，這些人在那里傳喚。”黛玉也聽見了，知道老太太來，便更了衣，叫雪雁去打聽，”若是老太太來了，即來告訴我。”雪雁去不多時，便跑來說：“老太太，太太好些人都來了，請姑娘就去罷。”黛玉略自照了一照鏡子，掠了一掠鬢發，便扶著紫鵑到怡紅院來。已見老太太坐在寶玉常臥的榻上，黛玉便說道：“請老太太安。”退後，便見了邢王二夫人，回來與李紈，探春，惜春，邢岫煙彼此問了好。只有鳳姐因病未來，史湘雲因他叔叔調任回京，接了家去，薛寶琴跟他姐姐家去住了，李家姐妹因見園內多事，李嬸娘帶了在外居住：所以黛玉今日見的只有數人。大家說笑了一回，講究這花開得古怪。賈母道：“這花兒應在三月里開的，如今雖是十一月，因節氣遲，還算十月，應著小陽春的天氣，這花開因為和暖是有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老太太見的多，說得是。也不為奇。”邢夫人道：“我聽見這花已經萎了一年，怎麼這回不應時候兒開了，必有個原故。”李紈笑道：“老太太與太太說得都是。据我的糊涂想頭，必是寶玉有喜事來了，此花先來報信。”探春雖不言語，心內想：“此花必非好兆。大凡順者昌，逆者亡。草木知運，不時而發，必是妖孽。”只不好說出來。獨有黛玉聽說是喜事，心里触動，便高興說道：“當初田家有荊樹一棵，三個弟兄因分了家，那荊樹便枯了。後來感動了他弟兄們仍舊在一處，那荊樹也就榮了。可知草木也隨人的。如今二哥哥認真念書，舅舅喜歡，那棵樹也就發了。”賈母王夫人聽了喜歡，便說：“林姑娘比方得有理，很有意思。”正說著，賈赦，賈政，賈環，賈蘭都進來看花。賈赦便說：“据我的主意，把他砍去，必是花妖作怪。”賈政道：“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。不用砍他，隨他去就是了。”賈母聽見，便說：“誰在這里混說！人家有喜事好處，什麼怪不怪的。若有好事，

你們享去，若是不好，我一個人當去。你們不許混說。”賈政聽了，不敢言語，訕訕的同賈赦等走了出來。

那賈母高興，叫人傳話到廚房里，快快預備酒席，大家賞花。叫：“寶玉，環兒，蘭兒各人做一首詩志喜。林姑娘的病才好，不要他費心，若高興，給你們改改。”對著李紈道：“你們都陪我喝酒。”李紈答應了”是”，便笑對探春笑道：“都是你鬧的。”探春道：“饒不叫我們做詩，怎麼我們鬧的。”李紈道：“海棠社不是你起的么，如今那棵海棠也要來入社了。”大家聽著都笑了。一時擺上酒菜，一面喝著，彼此都要討老太太的歡喜，大家說些興頭話。寶玉上來，斟了酒，便立成了四句詩，寫出來念與賈母聽道：

海棠何事忽摧隤，今日繁花為底開？

應是北堂增壽考，一陽旋复占先梅。

賈環也寫了來念道：

草木逢春當茁芽，海棠未發候偏差。

人間奇事知多少，冬月開花獨我家。

賈蘭恭楷謄正，呈與賈母，賈母命李紈念道：

煙凝媚色春前萎，霜浥微紅雪後開。

莫道此花知識淺，欣榮預佐合歡杯。

賈母聽畢，便說：“我不大懂詩，聽去倒是蘭兒的好，環兒做得不好。都上來吃飯罷。”寶玉看見賈母喜歡，更是興頭。因想起：“晴雯死的那年海棠死的，今日海棠复榮，我們院內這些人自然都好。但是晴雯不能象花的死而复生了。”頓覺轉喜為悲。忽又想起前日巧姐提鳳姐要把五兒補入，或此花為他而開，也未可知，卻又轉悲為喜，依舊說笑。

賈母還坐了半天，然後扶了珍珠回去了。王夫人等跟著過來。只見平兒笑嘻嘻的迎上來說：“我們奶奶知道老太太在這里賞花，自己不得來，叫奴才來伏侍老太太，太太們，還有兩匹紅送給寶二爺包裹這花，當作賀禮。”襲人過來接了，呈與賈母看。賈母笑道：“偏是鳳丫頭行出點事兒來，叫人看著又体面，又新鮮，很有趣兒。”襲人笑著向平兒道：“回去替寶二爺給二奶奶道謝。要有喜大家喜。”賈母聽了笑道：“噯喲，我還忘了呢，鳳丫頭雖病著，還是他想得到，送得也巧。”一面說著，眾人就隨著去了。平兒私與襲人道：“奶奶說，這花開得奇怪，叫你鉸塊紅綢子挂挂，便應在喜事上去了。以後也不必只管當作奇事混說。”襲人點頭答應，送了平兒出去。不題。

且說那日寶玉本來穿著一裹圓的皮襖在家歇息，因見花開，只管出來看一回，賞一回，歎一回，愛一回的，心中無數悲喜離合，都弄到這株花上去了。忽然聽說賈母要來，便去換了一件狐腋箭袖，罩一件元狐腿外褂，出來迎接賈母。匆匆穿換，未將通靈寶玉挂上。及至後來賈母去了，仍舊換衣。襲人見寶玉脖子上沒有挂著，便問：“那塊玉呢？”寶玉道：“才剛忙亂換衣，摘下來放在炕桌上，我沒有帶。”襲人回看桌上并沒有玉，便向各處找尋，蹤影全無，嚇得襲人滿身冷汗。寶玉道：“不用著急，少不得在屋里的。問他們就知道了。”襲人當作麝月等藏起嚇他頑，便向麝月等笑著說道：“小蹄子們，頑呢到底有個頑法。把這件東西藏在那里了？別真弄丟了，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。”麝月等都正色道：“這是那里的話！頑是頑笑是笑，這個事非同兒戲，你可別混說。你自己昏了心了，想想罷，想想擱在那里了。這會子又混賴人了。”襲人見他這般光景，不象是頑話，便著急道：“皇天菩薩小祖宗，到底你擺在那里去了？”寶玉道：“我記得明明放在炕桌上的，你們到底找啊。”襲人，麝月，秋紋等也不敢叫人知道，大家偷偷兒的各處搜尋。鬧了大半天，毫無影響，甚至翻箱倒籠，實在沒處去找，便疑到方才這些人進來，不知誰撿了去了。襲人說道：“進來的誰不知道這玉是性命似的東西呢，誰敢撿了去呢。你們好歹先別聲張，快到各處問去。若有姐妹們撿著嚇我們頑呢，你們給他磕頭要了回來，若是小丫頭偷了去，問出來也不回上頭，不論把什麼送給他換了出來都使得的。這可不是小事，真要丟了這個，比丟了寶二爺的還利害呢。”麝月秋紋剛要往外走，襲人又赶出來囑咐道：“頭里在這里吃飯的倒先別問去，找不成再惹出些風波來，更不好了。”麝月等依言分頭各處追問，人人不曉，個個驚疑。麝月等回來，俱目瞪口呆，面面相窺。寶玉也嚇怔了。襲人急的只是干哭。找是沒處找，回又不敢回，怡紅院里的人嚇得個個象木雕泥塑一般。

大家正在發呆，只見各處知道的都來了。探春叫把園門關上，先命個老婆子帶著兩個丫頭，再往各處去尋去，一面又叫告訴眾人：若誰找出來，重重的賞銀。大家頭宗要脫干

系，二宗聽見重賞，不顧命的混找了一遍，甚至于茅廁里都找到。誰知那塊玉竟象繡花針兒一般，找了一天，總無影響。李紈急了，說：“這件事不是頑的，我要說句無禮的話了。”眾人道：“什麼呢？”李紈道：“事情到了這里，也顧不得了。現在園里除了寶玉，都是女人，要求各位姐姐，妹妹，姑娘都要叫跟來的丫頭脫了衣服，大家搜一搜。若沒有，再叫丫頭們去搜那些老婆子并粗使的丫頭。”大家說道：“這話也說的有理。現在人多手亂，魚龍混雜，倒是這麼一來，你們也洗洗清。”探春獨不言語。那些丫頭們也都願意洗淨自己。先是平兒起，平兒說道：“打我先搜起。”于是各人自己解怀，李紈一氣兒混搜。探春嗔著李紈道：“大嫂子，你也學那起不成材料的樣子來了。那個人既偷了去，還肯藏在身上？況且這件東西在家里是寶，到了外頭，不知道的是廢物，偷他做什麼？我想來必是有人使促狹。”眾人聽說，又見環兒不在這里，昨兒是他滿屋里亂跑，都疑到他身上，只是不肯說出來。探春又道：“使促狹的只有環兒。你們叫個人去悄悄的叫了他來，背地里哄著他，叫他拿出來，然後嚇著他，叫他不要聲張。這就完了。”大家點頭稱是。

李紈便向平兒道：“這件事還是得你去才弄得明白。”平兒答應，就赶著去了。不多時同了環兒來了。眾人假意裝出沒事的樣子，叫人沏了碗茶擱在里間屋里，眾人故意搭訕走開。原叫平兒哄他，平兒便笑著向環兒道：“你二哥哥的玉丟了，你瞧見了沒有？”賈環便急得紫漲了臉，瞪著眼說道：“人家丟了東西，你怎麼又叫我來查問，疑我。我是犯過案的賊么！”平兒見這樣子，倒不敢再問，便又陪笑道：“不是這麼說，怕三爺要拿了去嚇他們，所以白問問瞧見了沒有，好叫他們找。”賈環道：“他的玉在他身上，看見不看見該問他，怎麼問我。捧著他的人多著咧！得了什麼不來問我，丟了東西就來問我！”說著，起身就走。眾人不好攔他。這里寶玉倒急了，說道：“都是這勞什子鬧事，我也不要他了。你們也不用鬧了。環兒一去，必是嚷得滿院里都知道了，這可不是鬧事了么。”襲人等急得又哭道：“小祖宗，你看這玉丟了沒要緊，若是上頭知道了，我們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！”說著，便嚎啕大哭起來。

眾人更加傷感，明知此事掩飾不來，只得要商議定了話，回來好回賈母諸人。寶玉道：“你們竟也不用商議，硬說我砸了就完了。”平兒道：“我的爺，好輕巧話兒！上頭要問為什麼砸的呢，他們也是個死啊。倘或要起砸破的碴兒來，那又怎麼樣呢？”寶玉道：“不然便說我前日出門丟了。”眾人一想，這句話倒還混得過去，但是這兩天又沒上學，又沒往別處去。寶玉道：“怎麼沒有，大前兒還到南安王府里聽戲去了呢，便說那日丟的。”探春道：“那也不妥。既是前兒丟的，為什麼當日不來回。”眾人正在胡思亂想，要裝點撒謊，只聽得趙姨娘的聲兒哭著喊著走來說：“你們丟了東西自己不找，怎麼叫

人背地里拷問環兒。我把環兒帶了來，索性交給你們這一起洑上水的，該殺該剮，隨你們罷。”說著，將環兒一推說：“你是個賊，快快的招罷！”氣得環兒也哭喊起來。

李紈正要勸解，丫頭來說：“太太來了。”襲人等此時無地可容，寶玉等赶忙出來迎接。趙姨娘暫且也不敢作聲，跟了出來。王夫人見眾人都有驚惶之色，才信方才聽見的話，便道：“那塊玉真丟了么？”眾人都不敢作聲，王夫人走進屋里坐下，便叫襲人。慌得襲人連忙跪下，含淚要稟。王夫人道：“你起來，快快叫人細細找去，一忙亂倒不好了。”襲人哽咽難言。寶玉生恐襲人真告訴出來，便說道：“太太，這事不與襲人相干。是我前日到南安王府那里聽戲，在路上丟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為什麼那日不找？”寶玉道：“我怕他們知道，沒有告訴他們。我叫焙茗等在外頭各處找過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胡說！如今脫換衣服不是襲人他們伏侍的么。大凡哥兒出門回來，手巾荷包短了，還要問個明白，何況這塊玉不見了，便不問的么！”寶玉無言可答。趙姨娘聽見，便得意了，忙接過口道：“外頭丟了東西，也賴環兒！”話未說完，被王夫人喝道：“這里說這個，你且說那些沒要緊的話！”趙姨娘便不敢言語了。還是李紈探春從實的告訴了王夫人一遍，王夫人也急得淚如雨下，索性要回明賈母，去問邢夫人那邊跟來的這些人去。

鳳姐病中也聽見寶玉失玉，知道王夫人過來，料躲不住，便扶了丰兒來到園里。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，鳳姐嬌怯怯的說：“請太太安。”寶玉等過來問了鳳姐好。王夫人因說道：“你也聽見了么，這可不是奇事嗎？剛才眼錯不見就丟了，再找不著。你去想想，打從老太太那邊丫頭起至你們平兒，誰的手不穩，誰的心促狹。我要回了老太太，認真的查出來才好。不然是斷了寶玉的命根子了。”鳳姐回道：“咱們家人多手雜，自古說的，‘知人知面不知心’，那里保得住誰是好的。但是一吵嚷已經都知道了，偷玉的人若叫太太查出來，明知是死無葬身之地，他著了急，反要毀坏了滅口，那時可怎麼處呢。据我的糊涂想頭，只說寶玉本不愛他，撂丟了，也沒有什麼要緊。只要大家嚴密些，別叫老太太老爺知道。這麼說了，暗暗的派人去各處察訪，哄騙出來，那時玉也可得，罪名也好定。不知太太心里怎麼樣？”王夫人遲了半日，才說道：“你這話雖也有理，但只是老爺跟前怎麼瞞的過呢。”便叫環兒過來道：“你二哥哥的玉丟了，白問了你一句，怎麼你就亂嚷。若是嚷破了，人家把那個毀坏了，我看你活得活不得！”賈環嚇得哭道：“我再不敢嚷了。”趙姨娘聽了，那里還敢言語。王夫人便吩咐眾人道：“想來自然有沒找到的地方兒，好端端的在家里的，還怕他飛到那里去不成。只是不許聲張。限襲人三天內給我找出來，要是三天找不著，只怕也瞞不住，大家那就不用過安靜日子了。”說著，便叫鳳姐兒跟到邢夫人那邊商議踩緝。不題。

這里李紈等紛紛議論，便傳喚看園子的一干人來，叫把園門鎖上，快傳林之孝家的來，悄悄兒的告訴了他，叫他吩咐前後門上，三天之內，不論男女下人從里頭可以走動，要出時一概不許放出，只說里頭丟了東西，待這件東西有了著落，然後放人出來。林之孝家的答應了”是”，因說：“前兒奴才家里也丟了一件不要緊的東西，林之孝必要明白，上街去找了一個測字的，那人叫做什麼劉鐵嘴，測了一個字，說的很明白，回來依舊一找便找著了。”襲人聽見，便央及林家的道：“好林奶奶，出去快求林大爺替我們問問去。”那林之孝家的答應著出去了。邢岫煙道：“若說那外頭測字打卦的，是不中用的。我在南邊聞妙玉能扶乩，何不煩他問一問。況且我聽見說這塊玉原有仙机，想來問得出來。”眾人都詫异道：“咱們常見的，從沒有聽他說起。”麝月便忙問岫煙道：“想來別人求他是不肯的，好姑娘，我給姑娘磕個頭，求姑娘就去，若問出來了，我一輩子總不忘你的恩。”說著，赶忙就要磕下頭去，岫煙連忙攔住。黛玉等也都慫恿著岫煙速往櫳翠庵去。一面林之孝家的進來說道：“姑娘們大喜。林之孝測了字回來說，這玉是丟不了的，將來橫豎有人送還來的。”眾人聽了，也都半信半疑，惟有襲人麝月喜歡的了不得。探春便問：“測的是什麼字？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他的話多，奴才也學不上來，記得是拈了個賞人東西的‘賞’字。那劉鐵嘴也不問，便說：‘丟了東西不是？’”李紈道：“這就算好。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他還說，‘賞’字上頭一個‘小’字，底下一個‘口’字，這件東西很可嘴里放得，必是個珠子寶石。”眾人聽了，夸贊道：“真是神仙。往下怎麼說？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他說底下‘貝’字，拆開不成一個‘見’字，可不是‘不見’了？因上頭拆了‘當’字，叫快到當舖里找去。‘賞’字加一‘人’字，可不是‘償’字？只要找著當舖就有人，有了人便贖了來，可不是償還了嗎。”眾人道：“既這麼著，就先往左近找起，橫豎幾個當舖都找遍了，少不得就有了。咱們有了東西，再問人就容易了。”李紈道：“只要東西，那怕不問人都使得。林嫂子，煩你就把測字的話快去告訴二奶奶，回了太太，先叫太太放心。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。”林家的答應了便走。

眾人略安了一點兒神，呆呆的等岫煙回來。正呆等，只見跟寶玉的焙茗在門外招手兒，叫小丫頭子快出來。那小丫頭赶忙的出去了。焙茗便說道：“你快進去告訴我們二爺和里頭太太奶奶姑娘們天大喜事。”那小丫頭子道：“你快說罷，怎麼這麼累贅。”焙茗笑著拍手道：“我告訴姑娘，姑娘進去回了，咱們兩個人都得賞錢呢。你打量什麼，寶二爺的那塊玉呀，我得了准信來了。”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